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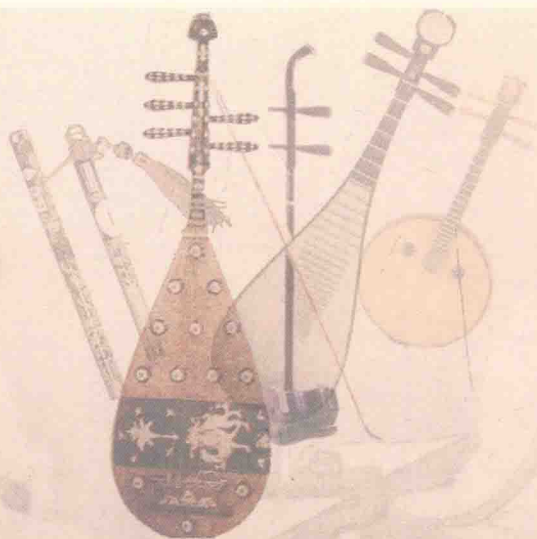
文 化 边 缘 话 题 中 国

主 编 / 丁 少 伦



民乐之美

■ 简 墨 / 著



济南出版社

文

化

边缘话题

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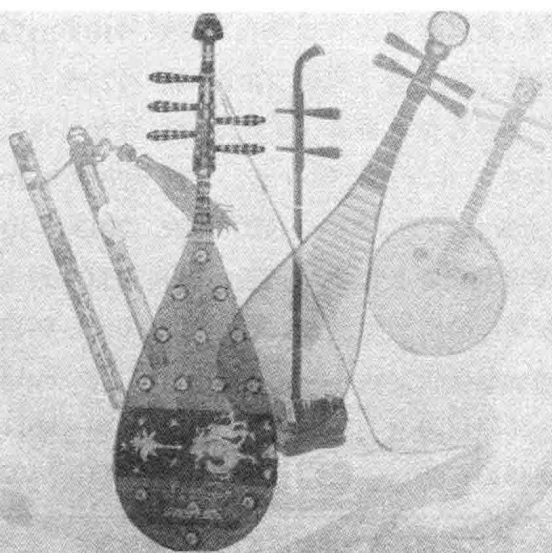
国

主编 / 丁少伦



民间艺术

简墨

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乐之美 / 简墨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3.9
(文化中国 / 乔力, 丁少伦主编. 边缘话题. 第4辑)
ISBN 978-7-5488-1049-0

I. ①民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民族音乐—介绍—中国 ②民族器乐—介绍—中国 IV. ①J607.2 ②J6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7969号

民乐之美 简墨/著

策 划 丁少伦
责任编辑 戴梅海
装帧设计 侯文英·戴梅海
扉页题签 简 墨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jnpub.com
电 话 0531-86131726
传 真 0531-86131709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mm 1/16
印 张 12.75
字 数 170千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5.00元
发行电话 0531-86131730
86131731
86116641
传 真 0531-86922073

(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)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心香染花散世间（代序）

赵德发

我们的眼前五彩缤纷。

花儿密密匝匝，飘飘洒洒。恍惚间，觉得那花儿来自半空，来自云端。一位女子，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，身姿曼妙，裸着双脚，一边悠悠地飞翔，一边向世间抛撒着花瓣儿。这一把是唐诗，那一把是宋词；这一把是国画，那一把是书法；这一把是京剧，那一把是昆曲……令人目不暇接，心迷神醉。

仿佛还听到了谁的歌唱。是梅兰芳还是奚秀兰？是京剧还是黄梅戏？“祥云冉冉波罗天，离却了众香国遍历大千。诸世界好一似轻烟过眼，一霎时来到了毕钵岩前……”“采得仙花下人世，好分春色到凡尘……”

散花女子，来自泉城济南。她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严父布置给她的幼年功课，即是背诗、听戏、临池、看画。她就业，结婚，生子，却常常像李清照居济南时那样，手握书卷，在泉水边游玩、写诗。有时，她也集拢一些文字，发在报刊上，让许多读者记住了专栏作家、青年诗人“剑霞”——这个名字。

忽一日，她眺望城南的千佛山，憬然开悟。她觉昨非而今是，遂将那些载有以往作品的大捆报刊付诸拾荒老汉，辞去待遇不菲的公职，得自由身，改名“简墨”，去她心中的一个大花园里徘徊踌躇，低吟浅唱。

那花园，是中国人的老祖宗留下的，万紫千红，美不胜收。落花无意，简墨有情。她如获至宝地拾取，如痴如醉地欣赏把玩。一片片花瓣儿，沾了她感动的泪水，染了她灵慧的心香。

是的，心香。这是关键，是难能可贵之处。佛道两家讲，只有虔诚修行且极有慧根的人，才拥有心香。“一炷心香洞府开”。有了这心香，就能感通佛道，了悟大千。简墨的这一炷心香，则助她穿越时空，与古人对话。她是多么的聪颖呵，无论写到谁，谁的形象便跃然纸上；无论说到哪件作品，作品的奥秘便昭然若揭。祖先们种下的花儿，经她的心香熏染，益发美轮美奂了。

她想让朋友分享，便将花瓣儿撒向一个叫做万松浦的论坛。文友们含英咀华，频呼惊艳。报刊，出版社，循花踪找到她，让她将花瓣儿向着更为广大的空间抛撒。于是，那一炷心香更为馥郁，飘飘袅袅地，将她托到了空中，被万众瞩目。

简墨，这位文坛奇女子，俨然一位散花天女了。

佛经上有个故事：维摩诘某日讲经，听众甚多，如来佛就派一位天女，手提花篮，飘逸而行，将天花散向听众身上，以检验他们的修习结果。那些花，到了菩萨身上随即落地；到了另外一些听众身上，却粘衣不堕。因为，那些听众修为不够。

面对简墨抛撒的花瓣儿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。因为我们都是凡人，平凡的中国人。我们无论经历多少次大劫大难，有过多少次轮回转世，灵魂之中始终葆有一种熏习，遗传基因里始终存在一种倾向，那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。那些花儿，色、香、味、触，永远会感动着我们。

简墨君，你就去采撷更多的花儿，更多地抛撒吧。让那些绝美至艳且染有你心香的花瓣儿，落到我们身上，也沁入我们的心田。

（本序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）

无用的梦游（代自序）

简 墨

在音乐里游走，就是进行一场梦游。

跟着父亲，从南到北，从大城市到小城市，我在换汤不换药的文工团（后来改叫了“歌舞团”）长大，同钢琴、小号、大提琴和笙管笛箫们结成玩伴，多么亲昵。然而，我不得不说，这次我开始写的，是个很难把握的东西。写起来完全用不上积累——知识储备的，那些故事、章法什么的，但觉得还是更过瘾些。沉入更深。我不太喜欢将动机什么的阐述清楚——音乐尤其是个人体验的事，你在里面听出汲水的少女了，他听出了奔跑的白杨树。都可以的。说到底，神秘世界还不就是通过林林总总的这个、那个，和我们来往？

也更容易。当然，也更难。

这个也许真的需要慢下来，把我自己捏碎了揉进去。这是个很痛苦却也很甜蜜的过程。

我重读伍尔芙女士《墙上的斑点》，那篇著名的意识流小说，就更勾起了我写作乐器和乐感的欲望。斑点在作者的内心世界里，有无限的可能。乐器也一样。

用感觉写乐器和乐感，用具象和意念去写——很多时候，用直接——写它们的前世今生，写一场梦游。我不是特别熟悉中国的乐器和乐曲，相比较西乐而言，听得不太多。但极其喜欢。

想用来做一个尝试——是帮助鉴赏和传承古老的东方文明吗？有的，有这点意思，但不全是。更主要的，想仅仅借她们，美好的她们，来赞

美美好。譬如，爱情，孕育，明亮，安静，奔跑，大地，含蓄，隐忍，谦卑，轻盈，虔诚，寻找，归来……许多的意象和词汇。想把去年想写而没有时间写的那一部分拿过来。

这个过程是极其享受的过程。享受好音乐，然后，再享受她带给我的一点创造力。

或者说，记录力——生活就是艺术，安静无处不在，美好也就无处不在。我仅仅是记录。

而所谓“存在”，不仅仅是那些肉眼看到的东西，不仅仅是我们自以为看到的东西，不，存在之整体比这伟大得多。譬如，那些乐器的前世，以及她们生发出的音乐。

这些乐器，无用的乐器，以及这些千人千面的乐器开口发音、所讲述和阐述的音乐，到底有多么神奇？她们是万能的吗？是普世的吗？是生命中无法剥夺的原始力量？是不是上天另外造的一个充满细节和信息、无美不备的神迹？如果不是，那么，怎么解释从古至今、从中到外，一拨一拨的人都在为同样的一件事物或欢乐无比，或悲伤莫名？

无用，是无用啊。她们是无用的，正如星空。她们只需要我们的赞美。正如文学。

有时想，音乐啊文学呀什么的，她或她把我們怎么了？她们……她们和我们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？我们有时恍然不解，然而可以确定的是，她们和我们，有着类似秘密的友谊，彼此的呼唤谁也听不到，可分明听到了。

她们无用，自有诗性，而诗性是灵魂的秘密，本来自足。我甚至不用做什么，只每天都和它们泡在一起，虚度，就已经足够了——这和写其他完全不一样：写其他的，唐诗或书法，我会将他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作品找来，一点一点地读和品咂，过电影一样思想每一个的生平和经历，然后，能去到他（她）的故乡、他（她）为官或嫁到的地方，去感受他（她）的气息，直到他（她）在脑子里活起来，直到成为我身边的一个朋友，才情眉目心理悲喜……无不历历在目在心，然后才动笔。因

此，每写一个，我就像结识一个朋友。很难，很累。然而，大愉快。

这一次不——我什么都不想，甚至停下手头的一切，把心腾空，因为美要来。

每写一件乐器和她们的代表曲目，我便像溺一次水：只不去图书馆，找乐器最初的档案，制作背景、材质和原理（我不准备用它们，但必须知道）；只需要去琴行和乐器商店，抚摸每一个，调音，问询店老板；只想着买碟片，网上淘，去听所有我能搞到的曲子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开始觉得他或她渐渐熟悉，无比熟悉，再突然似乎十分陌生起来，然后再一点一点熟悉，一点一点才摸到了他或她的心脏，将这个心脏啊，一层层打开，再一层层掩上。最后，沿着他或她的脉搏，走进去，我就和他（她）合成了一个。他（她）不是我的朋友，他（她）就是我。

我听得是如此痴迷，有时甚至会在长时间的聆听之后，站起身时，被回到身体所在这个世界的污糟绊得趑趄一下。这痴迷一定有一点点道理。

还一次次地去原野——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的身体里满装了音乐，就忍不住要奔去原野，好像奔去爱人的怀抱。原野让我柔情似水，也让我思绪狂奔。

还一点一点去重读看似和他（她）们无关的典籍，足够缓慢：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《中庸》里的这段话，被我理解为琴心乃至诗心所当修炼的路径。

会想起，信望美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吧？由此，人类才焕发出了生命的光辉。青山绿水和朴素纯洁的人，两者如此浑然天成。初民们在穿着树叶、食不果腹、还不能被堂堂正正称作人的时候（喏，我们会这样说：“原始人”），就已经有了人的尊严，不自觉或自觉地开始了追求美和文明的行程，会隐藏了它们的实用功能，借助驱雉或巫术的外在形式，或干脆听从自己的内心，让泥土、石头、竹子和骨头……无不坚定，纯粹，

在恰当的时间，发出简洁美妙的声音，与天地自由沟通……这真了不起。

譬如埙，它的样子多像一只瑟缩着的鸟儿呀，一只窝头，还有，一只……乳房——其实，最初我很想直接把埙写成《乳房》而不是什么《鸟儿飞翔》的（忍了又忍，才选择了后者这个意象），只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但真的那样讲述更好、也更恰切和动人些——乳房实在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物体了。看看吧，捧着埙吹奏的样子也是，多么像捧着鸟儿、窝头或者乳房！……多么忧伤。想想，在七千多年前，还是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的先人们不会讲话，却捧出了一件开口试图讲话的乐器。开始一定很偶然，开始时也就是单音节，祭祀，祈祷，行巫术，传递应答信息。可是，肯定有那么一天，突然，一个人就发现了，手中这个小东西可以用来表达心声。肯定有另一个也开始了倾听——文明显现，泪光晶莹。埙啊埙，她月出惊山鸟：从长江下游到黄河中游，多个、多种埙的出现，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——埙胀满汁液，如同创世纪，给我们以切肤的温暖和饱满之感，使人类在心灵上无限趋近于母性，学着它的样子，敞开胸怀，哺乳饲喂了人类襁褓期的黄金时代。

再譬如箜篌，她的外观多像一个有孕的女人啊，更好的是她的敦厚——中国古代（甚至包括整个东方，包括史前）那些乐器很少有不敦厚的，包括音色——是飞翔，但不飘不浮。赞美一下她的敦厚乃至宽赦也不是不可以。

还有编钟，大滴的玉兰花从天空（我看天空是水池，或另一片大海，或干脆一口井或一亩田）落下来，成为造型多么优美的她……多么壮阔的优美！优美得几乎有点喘不过气。像一整个的先秦一样，大美如斯，只在那里落座，还没有出声，已经由不得人不轻轻叹息。

正如您所看到的，这一本的文体语焉不详，所以，有很大空间去开拓。于此，我用心，并恭呈了——我站在她们身边一小会儿，这个短暂的过程却是很累的，没有这么累过，数次几乎虚脱。不过，我再三思考了之后，还是觉得这是最切近的表达。我不想过多地着眼于物理性质掌故和真正的来历什么的，给她们像我们一样，填许多诸如“姓名、性别、

籍贯、政治面貌”之类的表格，那样就没意思了，是乐器分解制作性质功能科普知识教科书。也如同那不是我们一样，那也不是她们。

我不想伤害了那些乐器、她们的音乐和她们的迷人。

同西乐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：她们大部分不是来自冶炼、浇铸、锻打的冷静，而是来自大自然和劳动的简单。因此，她们几乎无一不细节密集，空灵圆满，带有更深刻的遭遇，以及更生动可靠的血液和骨骼……迷人来自那里。

公元前8世纪，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，那是一个战乱年代，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年代，中国乐器迎来第一个最伟大的时期，扫荡性地站到了美的最前线。从此，我们的祖先不但依然一刻不停地创造，还学会了侯机拿来。所以，我不可避免地写到了琵琶，说它是“相互抱着的眼眸”——它上面一般都有眼睛一样的两个装饰图案，并且，是“一个美好的身体抱着另一个美好的身体”——一般不都是美丽的女子抱着一样美丽的琵琶吗？相互照亮？我说扬琴是“洒落的谷粒”，古琴是“一片兰”，唢呐是“小丑”，羌笛是“临别赠言簿”，锣是“一枚不再流行的金币”，瑟是“疼”，簾是“虎缓缓行”，箫是“我身体周围的水”，箏是“流浪的孩子”，碰铃是“连体的猫咪”，排箫是“众神赶往这里”，京胡是“穿越”，高胡叫做“我甚至叫不出你的名字”，马头琴叫做“小说散文诗歌和一封信”，木鱼叫做“盲”……

因此，写二胡和《二泉映月》的时候，我听得像是命运对人、对事物的吞吐——他直接而硬朗，温柔却残忍——残忍是他诸多小把戏之后的结局。这是万物无法拂逆的宿命。二胡对这种宿命的认同，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妇在苦难的一生后看到了虚无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再在那长着巨齿、玩杂耍的操纵者里面，加上另一个：“时光”。

所以，把自己想成一个食物，洁白的食物，跟着乐曲走下去，走上来，走下去……每一件乐器都对应一段最适宜的曲子，每一段曲子都对应一个最适宜的情境。

后来我写到鼓的时候，还提到一匹马——他给蒙了鼓。

同样悉心摩挲和无限亲近的过程，叫我知道了，玉兰噗噗落下的沉着和编钟坐地生根的沉着，没有一丝两样。

而扬琴音色的清亮、弓子轻快的起伏和谷粒的洒下，以及她们各自所获得的喜悦，也没有一丝两样。

她们和另外的一些，这世上一应所有美好之物，并不完美，可是，那些也许有着这样或那样残障的偶像和先知，当然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如同鸟儿可以化身为花，花能化身成鸟儿。而如果你愿意，只有一次童年和一个肉身的我们，也可以抬脚抵达她们。不过，需要安静，高度的安静，屏住呼吸，才能抵达。

因为她们，我们无法漠视文明和生命，漠视自然，漠视纯洁慈爱，漠视美。

文明是什么？生命是什么？蚯蚓称霸一穴，神龙运行九天，田野中一个浮游微生物是否必须理解核辐射与黑洞的意义？云横大气，鲸吞沧海，一花中见三千色空，滴水里救十万魔罗……说大，则菌类、细胞也在万军混战之中；说小，那雷鸣、狮吼也不过午梦蚊蚋之音。说到底，万世兴亡，山水日月，世界太大，风景太辽阔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实在太渺小了，遑论琴道？这种巨大的寂寞与渺小，又唯有音乐与宗教能为我们带来安慰，使我们闭口咽下其他的一切，在这里居住、认识和热爱。将自己一一悬挂在那里的乐器们，看上去或听起来都像梨子或子宫，基督或一种祷告，而她们，终究会让我们泪流满面。

所以，不用响起来吧，克制一点，学习奉节出土的、十四万年前的那只中国最早的乐器雏形石哨子，以及她的子孙——骨笛、牛角们，只这样张开着一点小孔，就盛满了天籁，最多再加上高贵的单纯和伟大的谦卑……她们已经这么完美。跟植物一样完美。她们有的在其他时代出现了又消失，但不妨碍在这一世的既显明又隐藏，其中的每一个本身都带了神性，有姿态，有表情，有性别、内在和灵魂，以及她们自己与生俱来的悲和欣……如同一朵花，没有左右；如同一枝叶子，在风里发芽。她们中每一个的名字都叫做美，都是平等的，不卑也不亢；她们中每一

个的美都比得上这个地球上全部的诗歌总和。而倘若要赞美，用去我们每一个的一生也还不够。她们把什么都忍住，如同我把什么都忍住——其实，对于她们的赞美，我还什么都没有说。

我只是用手中的伞，给一些低低生长着、没人看见的花朵遮了一会儿的雨。

一件作品完结，相当于一段时间用尽了。多么不可思议！走了这么久，到了该将它放下的时刻了。它很重，我们背着它。当我们决意放下它，它的分量落在谁身上，那不是我们所能把握的了——它有它的来处，也自有去处。我们能把握的，仅仅是去到下一个地点，背负上我们渴望去背的另一块。我们因此达成解救，也获得解救。

懂得的请懂得，不懂的请不懂。注定人人都只有一部分听者去知音，之后无声拥抱。注定有没完没了的爱、友谊、慈悲和美美不同、相互映照的美，持续下去。

我模糊看到：大千万物，彼此紧紧相连。因此，如果你愿意，一样乐器可以是一样植物，或一条河流。一行乐器流成一首长诗，一条河流……

一条河流……什么都流走了，包括我们的祖先，一代一代的，每不过百年，皆流走，一滴不剩。我们也会流走，无一例外。而她们干脆就是祖先遣来当世的使者，温柔坚忍地，流过我们，去派驻在下一世、下一世……那里，一直流下去，永无止息。

祝福她们。

目 录

心香染花散世间（代序）/1

无用的梦游（代自序）/1

吹奏乐器部分

之一 埙篇——泥土飞翔 / 2

之二 筹篇——流浪的孩子 / 6

之三 洞箫篇——我身体周围的水 / 9

之四 排箫篇——众神赶往这里 / 13

之五 口琴篇——圣诞节和星期五 / 17

之六 巴乌篇——我的蝴蝶和我们的好 / 20

之七 葫芦丝篇——棉花无边 / 24

之八 簫篇——虎缓缓行 / 28

之九 唢呐篇——小丑 / 32

之十 羌笛篇——临别赠言簿 / 36

之十一 横笛篇——梅的冷孤独 / 39

之十二 笙篇——大朵的波斯菊 / 44

之十三 木叶篇——借一朵红嘴开成花 / 48

弹拨乐器部分

之十四 箜篌篇——闲来闷坐 / 54

之十五 古琴篇——不采而佩 / 58

- 之十六 瑟篇——疼 / 63
之十七 琵琶篇——相互抱着的眼眸 / 68
之十八 扬琴篇——洒落的谷粒 / 73
之十九 三弦篇——他的琴 / 77
之二十 古筝篇——丝绸或月光 / 81
之二十一 阮咸篇——一只蚯蚓烂醉成泥 / 85
之二十二 独弦琴篇——饿的蛇 / 90
之二十三 月琴篇——影子和小刺猬 / 54

打击乐器部分

- 之二十四 编钟篇——滴落 / 98
之二十五 木鱼篇——盲 / 103
之二十六 梆子篇——睡与醒 / 107
之二十七 鼓篇——奔跑的马 / 110
之二十八 钹篇——摘取 / 114
之二十九 锣篇——金币的光芒 / 117

拉弦乐器部分

- 之三十 二胡篇——从啃噬到反刍 / 122
之三十一 京胡篇——穿越 / 127
之三十二 高胡篇——我甚至叫不出你的名字 / 132
之三十三 马头琴篇——小说散文诗歌和一封来信 / 136
之三十四 锯琴篇——琴是锯子的病 / 140
之三十五 擂琴篇——万物在心 / 143

附 1：简墨：用中国气质的语言讲述中国艺术 / 147

附 2：古典文化的诗性解读

——关于“中国文化之美”系列写作的对话 / 154

附3：一条路·一头“象”

——在山东女作家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/ 159

附4：讲“礼”

——在国学传承与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/ 165

我的树（代后记） / 170

吹奏乐器部分



之一

坝篇——泥土飞翔

从这个春天开始，我无数次地去到田野里，像进行一次一次的旅行。

在大海般摇漾波卷的午后，在这一大块飘动的最洁净的床单上，我学着地下的青蛙，眯起眼睛，却把自己的身体宽宽、松松地铺展开，像打开一颗准备接受的心。我的头发和长草和夹杂其间的、红的蓝的花朵长在一起，和它们一起缓而深地呼和吸，借此收集万物飞翔的痕迹，如同收集一些穿过蜀葵丛来到我这里的风。

而鸢风一起，泥土就醒了。我同它一起醒来。然后，迷失。

其实，和它们呆一阵子，我也就成了泥土。

刚刚还是冰冻着，瑟缩着，如同掉入长河的雀子，细软的小爪和翅膀窝在一起，好像不能复苏。可是，在春天的小声呼唤里，它慢慢地有了呼吸，全身开始湿淋淋起来，升腾起地气似的白气。最后，它挺起了小脑袋，扭动了几下，开始吐口——

它竟然开始了歌唱——开启了序曲部分的领唱。

它开始了歌唱，打开稍显生涩的歌喉，一再打开，还试探着舒展着小脚掌，像伸了一个懒腰，好像不是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，而是刚刚从一场大梦里归来。它的翅膀逐渐干了，小毳毛光滑柔顺。它的小眼睛开始灵活转动。它振动翅膀，朝天空飞去。

它开始了飞翔！尽管那不过是最低的飞翔。

是啊，它开始了飞翔。在我们最原始的先民的手里，开始了第一次、然而永不回头的飞翔。

那位先民，他可能住在半坡、庙底沟、马家窑、半山，也可能住在